



德 莱 塞 选 集

斯 多 噶

余 牧 諸 葛 霖 譯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斯 多 噶

欲望三部曲之三

〔美〕德萊塞著

余牧諸葛霖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Theodore Dreiser

The Stoic

本書根据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47 年版本譯出

斯 多 噶

欲望三部曲之三

[美]德 萊 塞 著

余 牧 諸葛霖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216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12 3/4 插頁 2 字數 285,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6,300 定价(6)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欲望三部曲的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主人公仍是那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美國吸血鬼資本家柯帕烏，他在本書中已經作為美國資本向英國擴張的組織者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他拉攏了一些英國資本家，企圖組織一個倫敦地下鐵路網，獨占倫敦的市內交通事業。在他野心勃勃、全力以赴的時候，死神奪去了他的生命。作者在書中進一步揭示了柯帕烏的冷酷貪婪、不擇手段以及他在私生活方面的道德墮落，並且通過這個形象，有力的抨擊了丑惡的資本主義制度。

第一章

正当法兰克·柯帕烏在芝加哥遭到挫折的时候，正当他在申請延長五十年特許狀上表現出如此无能为力，并且在經過長时期的奋斗仍归于失敗的时候，有两个最惱人的問題擺在他的面前。

首先，是他的年齡問題。他已經快到六十岁了，虽然看起来仍旧跟从前一样的精力旺盛，可是他覺得，在跟比較年輕而又同样有办法的金融家們竞争之下，要在短时期內累积那一大笔財富，并不是一种輕而易举的事情。那笔財富約莫总有五千万元，如果他的特許狀获得展期的話，他原是有把握拿到手的。

其次，根据他实际的判断，他覺得更重要的是：他直到这时还没有建立起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換句話說，他沒有社会声望。当然，他年輕时曾在費拉德尔斐亚①監獄中坐过牢是对他不利的；其次还有他天性的乖异，再加上他和一个对他的社交没有什么真正帮助的爱玲的不幸的婚姻，以及他自己那种断然的、差不多是瘋狂的个人主义，都使他跟許多原来可能和他結交的人們疏远了。

因为柯帕烏这个人是不愿意和那些不如他那样剛毅、机敏或者干練的人結交的。在他看来，这是太沒意义地貶低了自己，而且，充其量也不过是浪費時間而已。另一方面，他发觉那些強勁、狡猾或者真正显赫的人物，往往不是容易攀交的。特别是在

芝加哥这个地方，他曾經跟他們很多人爭奪过地位和权势。他們联合起来跟他对抗，并不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品德或者权术跟他們自己所奉行的，或者所能接受的有什么两样，而是因为他，一个十足的外路人，居然闖进他們視為禁樹的金融領域，而且在更短的时期里就爬到比他們更有財富、更有权势的地位。非但如此，他还勾引过那些在經濟上最嫉妒他的人們的太太和小姐，因此，他們早就开始在社交上排斥他，而且，差不多已經是如愿以償了。

談到男女关系，他始終渴望着个人自由，并且毫不留情地設法达到目的。同时，他常常有这么个想法：在什么地方，他会碰上一位非常出色的女人，使他不得不爱上她，但也不一定需要絕对的忠誠——他也从来不愿意这样期望自己——只要做到諒解和感情上的真正結合就够了。八年来，他覺得他的确已經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姑娘，那就是白丽萊茜·傅列明，显然她並沒有被他的性格或者声望所懾服，并且他那种一貫对女人所施用的手腕对她一点儿也不起作用。也可能由于这一点，再加上她对他所施展的媚术和魅力，他就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以她的青春、美丽、明慧和她对自己的价值的确信，她可以为他的权势和財富建立和維持一种应有的社交背景，当然，还要假定，他要是可以毫无阻碍地跟她結婚的話。

不幸的是，不管他下了多大的决心要和爱玲断絕关系，他仍旧摆脱不了她。首先是爱玲抱定主意不愿意和他离婚。除了在芝加哥艰苦的鐵路斗争以外，如果还要爭取个人的自由，那就成为一个太沉重的負擔了。其次，在白丽萊茜的态度上，他一点也

① 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城市。

看不出她有必然承諾的跡象。她的明眸似乎只注視在那些不僅比他年輕、而且具有傳統優越的社交地位的人們身上，這一點，他個人的經歷是无法提供給她的。這件事情使他第一次嘗到情場失意的真正滋味，他一連好幾小時獨自坐在房里，確信這一次在追求更大的財富和贏得白麗萊茜愛情的戰鬥上，已經是一敗塗地、毫無希望了。

然後，白麗萊茜突然來到他跟前，驚人地、出人意料地說，她屬於他的了，因此，他有一種新生的感覺，幾乎立刻就完全恢復了他舊日積極的心情。最後，他覺得他已經獲得了一個女人的愛情，她可以在他追求權勢、名譽和聲望的鬥爭中真正地支持他。

另一方面，不論她怎麼坦白地、直率地解釋她來到這兒的原因——“我想，你現在也許真的需要我了……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可是在她這方面，她仍舊覺得有一種在生活 and 社交上受到損害的委屈情緒，促使她從各方面尋求補償她在剛開始青春時所忍受的、對她的一切欺凌。她實際上所想的，以及由於她突然那樣親近而得意忘形的那位柯帕烏所百思不解的事情就是：你踏不進上流社會，我也是。這個世界想盡一切辦法來挫敗你。至於我的情況，它也企圖把我從這個上流社會中攆出去，可是我在自己的性情上，以及在其他方面，我覺得我是屬於這個上流社會的。你對它憤慨，我也如此。那麼讓我們結合起來吧：結合的雙方都是漂亮、堅強、聰明、勇敢的，但是結合是平等的，沒有統治和被統治。因為你我之間如果缺少真誠，那這個不合法的結合就沒有持久的可能。這就是使她這個時候來找他的動機的實質。

柯帕烏雖然了解到她的魄力和機智，但還不完全了解她在

这一方面的一連串的想法。否則，当他看到她在冬天的晚上突然来到他这儿（寒风竟把她吹得那样滿臉通紅，使她显得那么美丽），他就不能說她是一个又謹慎、又堅定地在精神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了。对这样一位年輕、愉快、含笑和具有女性的种种优雅仪表的姑娘來說，这实在是料想不到的。然而她却就是这样的人。她勇敢地、然而內心有点儿激动地站在他的面前。她对他絲毫沒有惡意；倒可以說是怀着愛情，如果她帶着这些条件想跟他在一起，献身給他，和他一起度过他的殘年也可以說是愛情的話。她通过他，和他携手并进，那她就有可能得到她所盼望的胜利，两个人全心全意地、互相同情地合作。

就这样，在第一天的夜里，柯帕烏對她說：“可是白妃，我对你这样突如其来的決定，的确感到奇怪。在我剛遭到第二次真正重大失敗的時候，我想不到你現在竟然會來到我的身邊。”

她溫柔的藍眼睛就象一件溫暖的斗篷，或是正在發散的乙醚，把他包圍起來。

“你知道，多少年來我就一直在想像你是怎樣一個人，在報上讀到關於你的事情。只在上個星期天，我才在紐約的太陽報上看到了整整兩頁關於你的新聞。我想這才教我對你有了比較進一步的了解。”

“報紙！是真的嗎？”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不是那種吹毛求疵地談論你，而是他們拼湊到一塊兒來的那些事實，如果那是事實的話。你從來也沒有對你的第一個太太有過什麼好感，是不是？”

“嗯，起初，我想我是愛她的。但是，當然羅，我跟她結婚的時候，我還太年輕。”

“那末現在的柯帕烏太太呢？”

“哦，爱玲，是的。有一段时期我很爱她，”他承認。“从前她帮了我不少的忙，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白妃。此外，在那个时候，在我看起来，她非常漂亮。但是我还年輕，要求沒有象我現在这样的严格。这不是爱玲的錯，錯在缺少經驗。”

“你这样一講，倒教我感到輕松一些了，”她說。“你并不象人家說的那样冷酷无情。但是我毕竟比爱玲年輕得多，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要是我长得很丑的話，那我的心灵可能对你毫无用处。”

柯帕烏笑笑。“一点儿也沒錯。我是这样的人，我不打算为自己辯护，”他說。“不管聪明不聪明，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因为，照我看来，沒有其他的标准。也許我看錯了，但是我想我們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干的。說不定还有其他比私人利益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人們照例总是装作为别人。”

“我有点同意你的看法，”白丽萊茜說。

“我想使你很好地了解，”柯帕烏繼續說下去，亲切地对她笑笑，“那就是我并不想輕視或者低估我可能已經加到別人身上的損害。痛苦似乎是跟着生活和变化一齐来的。我只是把我的情况，按照我的看法，对你說个明白，这样，你也許可以了解我。”

“謝謝，”白丽萊茜輕松地笑笑，“你可用不着覺得你自己象是站在見證席上啊。”

“嗯，差不多是这样。不过請讓我把爱玲的事情对你解釋几句。她天性是个富于爱情和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她的聪明才智却不济事，从来也不能适应我的需要。我很了解她，我很感謝她在費拉德尔斐亞給我一切的帮助。即使对她的声誉不利，她还是不抛弃我。由于这一点，我也不抛弃她，虽然我不可能象过

去那样地爱她。她用我的姓，住在我的宅子里。她认为这两者她都有权利占有。”他停了一下，有点儿犹豫不决，不晓得白丽莱茜是怎么个想法。“当然，你了解这一点吧？”他问。

“是嘛，不错，”白丽莱茜大声说，“当然，我了解。不过，对不起，我无论怎样也不打算去打扰她。我不是存着那种想法到你这儿来的。”

“你的胸襟很大，白妃，可是这对你自己是太不公平了，”柯帕乌说。“不过，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整个前途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在这儿直认不讳。我追求了你八个年头，不是毫无缘由的。这说明我爱你，深深地爱你。”

“我知道，”她温柔地说，深深为他的表白所感动。

“整整八个年头，”他说下去，“我一直怀着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你。”

他不说了，想去拥抱她，但是他觉得此刻不应该这样做。接着他把手伸到西服背心的口袋里，摸出一只扁扁的小金盒，大小跟一块银元差不多，他打开来，递给她。盒子里面嵌着白丽莱茜的一帧照片，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清瘦、懦弱、傲慢、沉默、冷淡，一如她现在这样。

她对照片瞧着，认出那还是她和她母亲在路易斯维①的时候拍的，她母亲是个有社会地位和财产的女人。现在是沧海桑田了，由于这种变化，她忍受了多深的痛苦啊！她盯着这帧照片，引起了许多愉快的回忆。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她终于问。

“我是从路易斯维你母亲梳妆台上拿来的，那是我第一次看

① 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大城市。

到它。但是，照片可并不是嵌在这盒子里的；盒子是我另外配上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盒子闔上，重新放到口袋里去。“从那时候起，它一直是在我的身边，”他說。

白丽莱茜微微一笑。“我希望沒有給人家看見。在照片上我还是那么一个孩子呢。”

“尽管这样，你是我的理想人物。比起从前来，现在更是个理想的人物了。当然，我認識許多女人。我根据当时的想法和冲动来对待她們。不过丢开那些不談，我对我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总是有一定的看法。我一直在梦想着一个象你这样坚强、敏感和富于詩意的姑娘。你对于我，可以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你現在評論我，要根据我的行为，不要根据我的話。你說你这次到我这儿来，是因为你想我需要你。我的确是需要你啊。”

她挽着他的胳膊。“我已經决定了，”她平靜地說。“我一生所能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帮助你。但是我們……我……我們兩人誰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办事，你是知道的。”

“一点也不錯。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希望你跟你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煩惱，那我也不可能愉快。在芝加哥这儿，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必須非常謹慎，你也是一样。所以你得馬上回到你的旅館去。可是明天那又是另外一天了，在十一点鐘左右，我希望你打个電話給我。那时候，我們也許可以暢快地談談。不过，等一等。”他挽了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他的臥室里去。他关上門，用輕快的步伐走到一只放在房角上相当大而漂亮的、精致的鉄箱子跟前。他开了鎖，抽出三只小底托盘，里面放着一些珍藏的古希腊和腓尼基①的戒指。他把那些托盘在她的面前摆好以后，說：

“你挑选哪一只作为我跟你訂約的标记呢?”

一如她一贯的举动，——始终是接受别人的恳求，而不是在恳求别人的人——她放纵地，带着一点冷淡地细细研究着，玩弄着戒指，偶尔对她感到兴趣的一只喊叫一声。最后，她说：

“苏士②可能会拣中这只弯弯扭扭的银蛇，海侖③也许要这只青铜花指环。我想爱芙罗达伊蒂④会爱上这只弯臂和手围着宝石的戒指。不过，我并不单单是拣好看的。就我来说，我愿意要这只晦暗的银箍子。又有力量，又漂亮。”

“总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别出心裁！”柯帕烏嚷着说，“白妃，谁也及不上你啊！”他温柔地吻着她，一面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

第二章

白丽莱茜正在柯帕烏失败的时候到他这儿来，对于他主要的贡献就是复活了他对意料不到的事情的信念，尤其是对自己运气好转的信念。因为照他看来，她的个性是自私、持重、好讽刺，不过比他仁慈，比他更富于诗意。他需要金钱，为的是能任意地发挥金钱的主要潜力、权力，而白丽莱茜呢，就需要这种特权来表现她那种十分易变的气质，这样就有助于显出自己的美

① 地中海东岸的古国。

② 荷馬所作 *Odyssey* 诗中的女巫。

③ 根据希腊神话，海侖是李达（*Leda*）和宙斯（*Zeus*）的女儿，孟纳劳（*Menelaus*）的妻子，古代的绝色美女。

④ 爱与美的女神。

丽，并且可以满足她主要的是风雅的理想。她并不想在一定的艺术形式上表现自己，而只是想那样地生活下去，使她的生活和她的品格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她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是她拥有巨额财富，大权在握的话，她会多么有创造性地来运用它啊。她决不会把金钱浪费在深院巨宅、地产和排场上，而宁愿在她的周围造成一种优美的，当然，具有灵感的气氛。

然而，这些想法她从来没有对谁谈过。說得更恰当一些，这是她的天性，这一点柯帕烏始終沒有理解清楚。他認為她是一位嬌弱、敏感、神秘、躲躲閃閃、捉摸不透的人。因此，他从来不倦于对她观察，而且超过了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新的一天，奇特的风，变幻无常的景象。明天会变成怎么个样子呢？下一次他看见她的时候，她的态度会怎样呢？他講不出来。白丽萊茜自知自己的个性的奇特，沒有法子使他，或者使别人明白。她就是这个样子。讓柯帕烏，或者讓任何人就这样来認識她吧。

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覺得她有点貴族气派。她那种嫺靜而自持的神态，使得所有跟她接触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尊敬她，注意她。柯帕烏看出了她在这方面的优点，深深地感到喜悦和感动，因为这就是他内心（即使是下意识地）一直羡慕和渴望一个女子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她是一位年青、美丽、聰明、嫺靜、有教养的姑娘。甚至在八年以前，她在路易斯維的那幀十二岁的照片中，他就感觉到这一点了。

但是現在，白丽萊茜终于来找他了，还有一件事情在苦恼着他。那就是他热情地，同时在目前又是非常誠懇地对白丽萊茜兴起绝对专一的爱情。他是不是真正有这种意思呢？在他第一次結婚以后，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以及相当严肃和单調的家庭生活的經驗以后，他已經充分地了解到一般的爱情和結婚的法則

对他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已经从他跟年轻漂亮的爱玲的恋爱上证明过了，对于爱玲的牺牲和忠诚，他最后用结婚对她作了报偿。不过这一行动，道义上的成份最少是和感情上的成份一样多。在这以后，他认为他自己在情欲上以及在感情上都完全自由了。

他并不希望尝试，更不想获得一种永恒不渝的感觉。然而他追求白丽莱茜已经有八个年头了。现在他不知道他应该怎样诚诚恳恳地把自己奉献给她才好。他知道，她非常聪明，富有直觉。对于普通女人来说，撒谎即使不能真正欺骗她们，倒还可以安慰她们，但是用诸于她，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在德国的德累斯頓①有一位埃丽脱·文妮。仅仅在一年以前，他才跟她勾搭上的。埃丽脱以前原是蛰居在衣阿华州②的一个小镇上，急于想摆脱一种威胁着要毁灭她天才的命运，她写过信给柯帕乌，附了她的一张迷人的照片。可是没有收到回信，她就向柯帕乌借钱，并且在柯帕乌的芝加哥写字间里亲自出现。她的照片虽然失败了，但是埃丽脱的人品是成功了，因为她不仅仅又勇敢又自信，而且还具有柯帕乌真正同情的一种气质。此外，她所追求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金钱。她真正对音乐发生了兴趣，她有很好的嗓子。他深信了这一点，就决意资助她。她还带来了有关她家庭环境的使人信服的证据：一张小房子的照片，她和她的守寡的母亲——一个本地女销售员——就住在里面，以及一段她母亲费尽心机来维持一家生活和成全她的雄心的非常动人的故事。

① 德国易北河上的一个城市。

② 在美国中部。

当然，她的志愿所需要的那几百块钱，对柯帕烏来说是等于零。任何一种形式的野心都能引起他的同情，现在，这位姑娘本人感动了他，他开始为她的前程筹划。暂时，她得去接受芝加哥可能给她提供的最好的训练。以后，如果真正证明她有深造的前途，他再送她出国留学。然而，为了不使自己在各方面受到牵累或者纠缠，他特地安排了一笔赡养费，维持她的生活，这笔赡养费一直到現在仍然在继续支付。他也劝过她把母亲接到芝加哥来和她住在一起。因此她租了个小小的房子，派人去接她的母亲，把自己安顿下来，不久，柯帕烏就变成她的一位常客了。

不过由于她聪明，以及她真心诚意要干一番事业，所以他們的友誼就在互相了解、互相爱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她并不想在任何方面使他受到损害，仅仅在白丽萊茜还没有到芝加哥以前的不久，他才说服埃丽脱上德累斯頓去，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再在芝加哥久住了。假如不是为了白丽萊茜的话，他有可能現在就上德国探望埃丽脱去。

不过現在，他拿埃丽脱和白丽萊茜比較一下，他觉得埃丽脱方面不再有什么肉体上的诱惑了，因为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白丽萊茜是有希望把他的身心全部吸引去的。但是埃丽脱的音乐天才还使他感到兴趣，他关心她的成名，想继续资助她。只是現在，他觉得最好还是把她从他的生活中完全撇开。这一点在他是无所謂的。她过过幸福的生活。最好是在新的基础上完全重新开始。要是白丽萊茜要求在爱情上绝对的忠实，要不然就得分开，那他是愿意竭力来顺从她的愿望的。她的的确确是值得他在这方面作真正重大的牺牲的。在这么一种心情之下，自从青年时代以来，他没有比現在更加倾心于幻想和希望了。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十点敲过不久，白丽莱茜給柯帕烏打了个电话，約定在他的俱乐部見面。

她从一条专用扶梯一踏进他的房間，就发现他正在迎候着她。客厅和臥室都摆着鮮花。可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大相信这次真正的收获，所以当她不急不忙地登上楼梯，一面微笑地瞅着他的时候，他焦灼不安地仔細瞧瞧她的臉，看看有沒有变化的迹象。只是当她跨过門檻，讓他捉住，紧紧地搂着的时候，他才觉得重新获得了保証。

“你真的来了！”他愉快地、热切地說，同时停下来端詳着她。

“你以为我不会来嗎？”她問，看到他面部的表情她不禁好笑起来。

“噢，我哪儿有准呢？”他問。“以前，我要求你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兌現过啊。”

“是喲，不过你知道那是为了什么。这一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她把嘴唇湊上去。

“只要你明白你到这儿来，对于我所起的影响就好了，”他兴奋地說下去。“我通宵都沒有闔眼。我觉得就象是永远也不需要睡眠似的……珍珠似的牙齿……淡藍色的眼睛……玫瑰般的小嘴……”他贊美地說下去。他吻着她的眼睛。“还有这头金光閃閃的头发！”他爰慕地拈弄着它。

“真象孩子有了个新玩具啦！”

他看到她那样的穎悟，而且又是那样同情地微笑着的时候，

他感到一陣深入心竅的快感，于是他偃下身来把她抱起来。

“法兰克！放手！我的头发……你把我一身都搞乱了！”

他把她抱到隔壁的臥室时，她一面笑一面抗議，臥室里的壁爐上似乎有火焰在閃爍搖晃，因为他坚决不讓步，所以她就一任他脫去衣服，对于他的焦躁性急，覺得很有趣。

一直到他心滿意足，正如她形容的可以神志清爽地談談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很晏了。他們在壁爐前面的一張茶桌旁边坐着。她一再說她渴望着留在芝加哥，可以长久跟他耽在一起，但是他們一定得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不致招人注意。这一点他同意。他的狼藉的聲譽在当时已經到达了頂点，特别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愛玲是住在紐約，假如他和任何一位象她这样美丽的女郎結伴出現的話，其后果将会引起社会上猛烈的指責。必須避免給人家看見他們結伴出現。

他接着告訴她，現在，在申請延長特許狀上，或者說得更恰當一些，如果按照現在的情形，特許狀弄不到手的話，这并不是意味着鐵路就停止工作，更不是說他拋棄他的市區鐵路財產就算了。不知道經過多少年才建成這些鐵路的。股票已經賣給成千上萬的投資者。沒有相當的法律程序，這些股票不可能從他或者他的投資人手里拿走。

“真正該做的，白妃，”他親昵地對她說，“是找個金融家，或者一個金融集團，或者是一家公司，根據一個對大家都公平合理的价格，把這些財產全部買了去。當然，這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說不定要花上好幾年工夫。事實上，我知道，除非我挺身而出，並且由我私人請他們幫助以外，就沒有人高興上這兒來，自願買下。他們都了解，要管理好市內鐵路，而且有利可圖，該有多困難。即使我的仇人，或者哪個外地的股份公司愿意